



民国演讲典藏文库 · 李石岑卷

MINGUO  
YANJIANG  
DIANCANG  
WENKU

# 静 穆

李石岑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演讲典藏文库 · 李石岑卷

MINGUO  
YANJIANG  
DIANCANG  
WENKU

# 静 穆

李石岑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静穆 / 李石岑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1

(民国演讲典藏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8562 - 6

I. ①静… II. ①李… III. ①演讲 - 中国 - 民国 - 选集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71263 号

---

责任编辑：马合省 薛媛媛

---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010 - 66192703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890 × 1240 1/32

印 张：6.5 字数：106 千字

版 次：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6.00 元

---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 民国演讲典藏文库

MINGGUO YANJiang  
DIANCANG  
WENKU

## 演讲者简介

李石岑（1892—1934），原名邦藩，湖南醴陵人。中国现代哲学家。1913年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15年，与潘培敏、李大年、丘夫之等在东京发起组织“学术研究会”并编辑出版《民铎》杂志，抨击军阀专权、政治混乱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后被日本政府查封。1919年回国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并在上海继续主编《民铎》。9月1日至次年7月，兼任《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笔。1926年1月至次年夏，任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主编，文名大振。1930年底返回上海，先后任中国公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1933年3月，在上海青年会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举行的学术讲座上，不顾白色恐怖的威胁，做了题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哲学》的演讲。1934年10月病逝。重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十讲》《人生哲学》《希腊三大哲学家》《现代哲学小引》《哲学概论》等。

## 目 录

象征的人生	1
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9
科学与哲学、宗教三者之类似点	38
柏格森哲学与实用主义之异点	50
杜威与罗素之批评的介绍	58
人生哲学大要	67
最近心理学上之三派	89
人格之真诠	107
怀疑与信仰	116
教育与人生	124
佛学与人生	133
哲学与人生	142
科学与人生	154
尼采思想与吾人之生活	176
青年与我	185

## 象征的人生<sup>①</sup>

兄弟屡承贵校函邀讲演美术，实在因为琐务太忙，所以今日才得践约，真是非常抱歉，望诸位原谅原谅！今日所讲演的题目，叫作《象征的人生》。本来这个题目是我许久蓄意要发表的，总因没有相当的机会，所以不曾提出。今天在贵校讲演这个题目，似觉得还相宜。现在先讲“象征”二字的意义。

论美术的本质，是不能一致的：有倡导自然之模仿的，有主张理想之表现的，有描写人生的，有趋重象征的，固然各说有各说的见解。但我以为象征说比他说还要彻底。象征可分两种要素说明：一种是直接要素，就是官能的形象；一种是间接要素，就是精神的意义。间接要素，可以

---

<sup>①</sup> 本文是李石岑在上海美术学校女子美术学校共同大讲室的演讲。

分开做两种内容表示：一种是知的内容，一种是情的内容；前者称作知的象征，也可名为表象象征，后者称作情的象征，也可名为情调象征。

知的象征又可细分为简单的知的象征和复杂的知的象征二种。简单的知的象征，可分八类说明：一、色彩象征，如白表纯洁，黑表悲哀，赤表爱情，绿表希望，青表忠实；二、音响象征，如高音表纯洁、神圣，低音表恶人、恶魔；三、数的象征，如三表神，四表世界，七表神和世界；四、形的象征，如直线表静止，曲线表运动；五、花的象征，如蔷薇表爱情，樱草表青年，月桂表胜利；六、动物象征，如鹫表主权，蛇表罪恶，鸠表精灵；七、器物象征，如镰表死，锚表希望，剑表决断；八、手科象征，如佛画中的印相使徒所持物等。这都是借简单外形以表丰富之内容的。再论复杂的知的象征；复杂的知的象征，符号比较地复杂，差不多和内容平行的。譬如讽喻一项，把人类的形状和人事的关系，来表示道德上的格言或认识上的真理。这在艺术上的用例是很多的，所以形象也复杂些，关系不用说更是丰富了。譬如死的象征，在简单的知的象征，是把镰来表示，但在这里，就不得不用骸骨来表示了。德国有个学者叫作维士杰（Vischer）的，因为这种象征的外形很富有刺激性，可以暗示更深的人生一般的问题，他便叫这种象征为高级象征（Das Hochsymbolische）。古今的文字属于这种象征的，可是不少；譬如但丁（Dante）的《神曲》

(*Divina Comedia*)、莎士比亚 (Shakespeare) 的《罕谟勒忒》(Hamlet, 今译作《哈姆雷特》)、尼采 (Nietzsche) 的《查拉图斯脱拉》(Zarathustra, 现一般译为查拉图斯特拉)、哥德 (Goethe, 现一般译为歌德) 的《浮士德》(Faust)，都可括在这一类的。

情的象征也可分开做两层意思说明。刚才所说知的象征，是把抽象的非感觉的东西做内容，借具体的感觉的东西来表现；现在所要讲的情的象征，乃是以敏锐的神经官能之作用做基础来表现情调 (stimmung or mood)，日本人称作气氛。近来颓废派 (Decadent) 艺术，都属于这一类的。我说要分两层意思来讲，是哪两层呢？第一层是神秘的倾向；二十世纪的思想界，差不多都带有神秘的色彩，不仅是哲学文学等带有这种色彩，就是自然科学，也脱不了这种色彩。我们入了神秘的境地，那思想感情，都不像平常可以捉摸的了。要知道现代人的内部生活的深处，都潜伏有这神秘的意味，绝不是赤裸裸的言语可以说得出的，也不是代替言语的种种记录，可以描写得出的，到了这时就不得不靠象征，借象征的手段来暗示种种不可思议不可捉摸的东西，那是再好也没有了。所以有些人说，象征就是神秘的狂歌。近来法国神秘诗人把象征看作介绍物质界和心灵界或有限世界和无限世界相交通的东西，所以文艺的任务，不是考察万象，乃是借万象来暗示神秘无限的世界。第二层是刹那的情调；我们生活的一刹那一刹那间所

遇着的种种杂多事象，都伏有一种情。譬如我们听了一种声音，或是看了一种颜色，那时因官能一部分受了刺激，影响到神经中枢，更波动到全体，不知不觉，就发生了一种情调；那种情调，在人类的真正价值说起来，却是至高无上的。近来的新文艺，最看重这种情调，因为近代人神经过敏，容易应外界刺激而发生极强的情调，借这种情调，可以探得精神生活的内部。譬如绘画，我们画空中的飞鸟，一连画上许多只，用疾飞如矢的笔画去，其中或者有一只可以得其神肖。从前浪漫派的文学，不满足过去神经迟钝的产物，于是用全力推重感情；近来的颓废派，乃更进一步，以为感情固须推重，然尤不如应刺激而起之刹那间的情绪，因为我们的世界，并不是恒久存在的东西，乃是一刹那一刹那间的感觉，续续相接而成，这也是象征最高的意义了。

上面把象征的意义约略说明了，现在论到象征和人生的关系。我们人类，总无时无刻不想把我们的生命表现出来，这是受了最近思想界的新提示，益发相信我们自身所负的责任不小。于今哲学界、文学界，大抵把表现生命这件事，看得非常重要。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说”，叔本华的“意志说”，尼采的“超人论”，罗素的“改造之第一义”，萧伯纳的“人与超人”，哪一个不是把表现生命做他学说的骨子？这些话说得稍为隐讳一点；我于今举些浅显的例来说明这段意思。譬如英雄的征服欲，学者的智识欲，小孩

子的游戏冲动，诗人的感情激昂，都不外个性表现之内的欲求，不管他是属之灵的方面，或是内的方面，凡是这种个性表现之内的欲求，都可以叫作生命表现。既只图生命表现着，就顾不得什么利害关系，与夫道德上之制裁，过去因袭之束缚，法律之桎梏，以及一切他种外力之阻挠。但事实上却不听其如此，譬如你想吃好东西，偏偏没钱去买，或者一时买不出来；你想着好衣裳，偏偏买不着中意的衣料，或者买了偏又缝得不中意；你想事业上如何发展，偏偏经济上多方掣肘，号称同志的人，又不一定靠得住，可以得他的帮助；你想帮助劳动者做事，好叫大家过些平民生活，偏偏资本家要来捣乱，他只一举手一投足，把你这些真正劳动家，收服个干净；你想图世界和平，偏偏有些强者，他反要倡军国主义，有了他一个军国主义，倒引起了许多军国主义。且不要说远了，就是我们想老老实实做个好人，但我们说话做事，不知道多少要迁就他人的意思；或者我心中极不愿意的人，也不能不恭维他两句；或者我心中极不高兴的事，也不能不做两宗。倘若你一切不顾，那么你左右前后的障碍物，可就多了。他们地位虽不见高，力量虽是微弱，但他们的办法可是很多，结果不说你是违抗礼教，便说你是干犯法律，或者说你成了众矢之的做了社会的罪人。你想人生在世，哪一时有真正的自由？哪一时不在苦闷中讨生活？不过我们的苦闷，是从小便蓄积了在胸中，有好些忘却罢了。倘若不忘却，那我们更不

知苦闷到什么田地！即或忘却，我们的苦闷，也并不是逃往别处去了，仍然积在我们胸中，积久或许成病。讲到这里，我就不能不借精神病学家佛洛伊德（Freud，现一般译为弗洛伊德）所举一个有名的例来说一说。有一个患热病的女子，这女子在未患热病以前，颇欣赏她姐姐新结婚的那位男人；后来她姐姐死了，在她意下，何尝不想和那位男人结婚，但是格于事实，只好把这种欲望，严自压抑；积久之后，这种欲望，竟全行忘却，在我们必以为这可平安度日了。岂知这女子后来竟得了一个激烈的热病，这热病如何知道是由恋爱不遂得来的呢？女子受病的时候，受了一番佛洛伊德的诊察，佛洛伊德知道必有一种欲望，落在潜在意识（下意识）里面；于是用精神分析治疗法，把她唤回在显在意识之上。这女子忽然惊醒，把从前的情热和兴奋，都禁不住地表现出来，她的病就从此痊愈了。佛洛伊德以为热病的起源，是由于患病的人，在过去经验中，有了“心的损害”；所谓“心的损害”，便是上面所说的自己压抑。譬如性欲很热烈的时候，或者怕别人说话，或者受传来教训上的束缚，不得已把它压抑起来；这种压抑，都叫心的损害。这种心的损害，虽已经排出记忆阈之外（忘却），但并不是消失了，乃是落在潜在意识里面。后来这种损害内攻起来，仿佛像液中的渣滓，把这些渣滓，把受病的意识状态惊动起来，或是扰乱起来，所以成了热症。这是佛洛伊德研究的结果。这样看来，我们人类的苦闷，

何尝不是这样？我们天天想做些表现生命的事，却事实上偏偏来压抑我们，不让我们尽量表现；但我想表现的热望和努力，是没有一天减少的，这正是人生最有价值和意义的地方。近来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的，我们的潜在意识里面，不只是一些心的损害，也许有些心的补益或是心的慰安。所谓潜在意识，即是绝大意识。但这些损害是靠我们补偿的，这些补益是靠我们增进的，这些慰安是靠我们扩大的，我们怎样去补偿，怎样去增进，怎样去扩大，那就不能不靠象征。我们的潜在意识，乃是一个无底的汪汪海洋；倭伊铿所倡的宇宙的精神生活，就伏在这里面。我们的人生，便是象征这宇宙的精神生活的；上面说过，白是象征纯洁的，黑是象征悲哀的；仿佛白是象征的外形，纯洁便是象征的内容，黑是象征的外形，悲哀便是象征的内容。那么，我们可以说，人生是象征的外形，宇宙的精神生活，是象征的内容。哲学上所讲的“一”便是“多”，就可以比说自我便是宇宙。譬如一滴的水中，便含有大海全体的水，这就容易知道人生是象征这宇宙的精神生活的。还有一层意思，上面曾经说过，象征是介绍物质界和心灵界相交通的东西。我们人类，既具有兽性，也具有神性，也知道我们人生是象征的人生了。更有一层，象征是探得一刹那间一刹那间的情调的东西，换句话说，是探得一刹那间一刹那间的精神生活的东西；而我们人生是续续更新续续向上的，那更可见人生是象征的人生了。又人生无时

无刻不被压抑，即无时无刻不在苦闷中讨生活；我们一面在潜在意识中日日增进心的损害，就是增加苦闷；一面在显在意识中日日谋表现生命，和苦闷相奋斗，所以我们的生是奋斗的，是向上的，是创造的。这就是人生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地方了。合上面所述的这些意思，可以知道人生完全是象征的人生。

这题本不易讲明，加以我的意思很杂，一时更难说得明白。好在兄弟一时尚不致离上海，望大家把这题讨论讨论，以便随时彼此商榷，或者于我们的益处不小。

## 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sup>①</sup>

在好几个礼拜以前就接到贵校的信，约兄弟到这边来讲演，直到今天才得践约，真是非常抱歉。今天的演题，是《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闻说这书的内容，昨日常乃德先生已经为诸君详细介绍了；或者我批评这书的时候，可以使诸君感受许多的便宜。这是我和诸君要向常先生道谢的。

在我国最近一二年出版界异常沉寂的时候，居然有这部有系统的著作出现，这是我国学术界一宗顶可乐观的事。近来批评这书的也很不少，只是都和我的意思相差很远，因此我便也不能不说一说。我这个批评，可以分作三段讲：第一段是讲著作的内容；第二段是讲作者的态度；第三段是讲作者的生活。

---

① 本文是李石岑在中国公学的演讲。

## 一、著作的内容

梁漱溟先生这部著作，所涉论的范围很宽；我现在把他分作两项来批评：第一项是对于这部著作的总批评；第二项是对于这部著作的零碎批评。

### A. 对于梁著的总批评

这个总批评里边，我又要分作三项来讲：（1）对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命名的批评；（2）对于梁君三个路向的批评；（3）对于梁君三个态度的批评。现在依次讲述。

（1）对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命名的批评。我们骤听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个名称，应该联想他这部书是讨论或比较东西文化和哲学的，应该是主论东西文化旁及东西哲学或附论东西哲学；要这样说，这个名称才说得通。但按之这书的内容，却不如是。他是由东西哲学去观察东西文化的，这就是他这部书的大错处。“文化”这两个字，照威尔曼（Otto Willmann 系 Prag 大学教授）的说法，是言语、文学、信仰、科学、礼拜、艺术、工艺、经济之创作之全体。我们可以知道构成文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绝不是单靠哲学一种可以成功的。梁君也非必不知道这点，你看他举“文化为生活的精神社会物质三方面”便知。但何以落到这么一个大错处？无从得知。梁君这个大错处里面，又包孕着一个不小的错处，就是他所举的哲学，或是

仅举一家，或是仅举一宗，或是专论纯正哲学的。这不能说不是梁君发心著作时考虑欠周密了。

还有一层，也是要急于提出来讨论的。“文化”二字，我觉得很有讨究的必要。我现在想先把“文化”两个字的意义弄清。梁君说文化是生活的样法，文明是生活中的成绩品。我觉得这个定义下得不妥，易犯毛病。譬如说生活的样法，野蛮人也有他生活的样法；说生活中的成绩品，野蛮人也有他生活中的成绩品，那又何以别于文明人呢？这个地方，我觉得有修正或补充的必要。文化应当含有精神上暗示的意思。我觉得威尔曼所下“文明”和“文化”的定义可以给梁君一个订正。威尔曼说“在构成人类之社会的生活所必要的组织和生活样法叫作文明”，“叫我们弄到这种社会组织和生活样法的那种精神力，就叫作文化。”前者是关于形上的事物，后者是关于精神之力。威尔曼这种说法，确是比梁君进一步。但我觉得威尔曼的定义还是有毛病，因为野蛮人他也有一种社会生活，也有一种在这社会所必要的组织和生活样法，不过他的组织简单些，他的样法简陋些；又他弄到那种社会组织和生活样法，不能说他不是由于一种精神力，那又何以别于文明人呢？所以威尔曼的说法，也要加一个订正。我的意思，以为如果把他“文明”二字的定义略为订正，那就一切没有问题了。就是改为“在构成人类之‘进步的’社会生活所必要的组织和生活样法就叫作文明”。我这个订正，注重在“进步”